

联 合 国



Distr.
GENERAL

大 会



安全理事会

A/50/893
S/1996/198
15 March 1996
CHINESE
ORIGINAL: SPANISH

大会
第五十届会议
议程项目140
联合国国际法十年

安全理事会
第五十一年

1996年3月14日

古巴常驻联合国代表

给秘书长的信

谨请你将本函所附文件--1996年3月6日古巴共和国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主席里卡多·阿拉尔孔先生阁下在国际民用航空组织理事会上的发言--作为大会五十届会议项目140的正式文件和安全理事会的正式文件分发。

古巴常驻联合国代表

大使

布鲁诺·罗德里格斯·帕里利亚(签名)

附 件

1996年3月6日

古巴共和国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

主席里卡多·阿拉尔孔在国际民用

航空组织上的发言

我国代表团来到这里并非易事,因为我国三十多年来一直受到严酷的经济封锁,特别防止我国使用本区域内的某些空中航线。我国同蒙特利尔城的直接定期航班不得不偏离正常的航线,无可避免地造成费用和时间上的损失,因为美国不允许古巴飞机飞越美国领土。

不可思议的是,每天几乎有400次定期商业航班通过我国的空中走廊,我国航空服务始终提供必要的支助和合作。日复一日,成千上万的美国公民安然无恙地顺利飞过古巴的天空。从未发生过任何影响通过古巴领空的民航交通事故。简而言之,我国是向美国的航空公司和旅客提供最多航空服务的一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但美国不仅封锁古巴而且妨碍古巴在这个领域内的活动正常发展,还有违反违反国际航行标准对我国采取的敌对性海盗行为来自美国领土;多年来这些行动一直不断发生,持续至今。

1994年12月7日在芝加哥签署的《国际民用航空公约》序言部分第一段规定:
“国际民用航空的未来发展对创造和保持世界各国和人民间的友谊和谅解大有帮助,但其滥用足以威胁普遍安全”(底线另加)

由此可见,为了促进国际民用航空的和谐与适当发展,不仅必须适用国际民用航空组织(民航组织)规定管制民用航空的所有标准和建议,也必须防止在国际航空领域发生与其宗旨不符的行动,这些行动可能危及国际民用航空和威胁普遍安全。

古巴多年来深受主权和领土完整被侵犯之害,其中包括利用从美国领土出发的

飞机进行的侵犯行为,违反国际法的标准,特别是《芝加哥公约》第一、第二和第四条。

为了执行这些侵略行动,曾多次利用民用飞机在最近的挑衅行动中使用的飞机型号即曾指定作军用并曾在越南战争中使用。

好几年来,在美国登记并由一个自称为“救援兄弟”的组织驾驶的轻型飞机一直在哈瓦那飞行情报区内飞行,并曾多次入侵古巴领土,事前未经批准,其目的显然是非法的,与《芝加哥公约》的文字和精神不符。尽管其任务的实际目的总是破坏古巴主权和从事颠覆活动,但在开始时,他们声称参与所谓的救援行动,无论如何,这些行动应当是国家的责任,在美国这些行动个人采取,而是海岸警卫队的正常工作的一部分。

在最近20个月内,这些飞机从美国领土出发,入侵古巴领空25次,每一次的侵犯行为都正式向美国当局报告。

1994年9月,在古巴和美国民航局代表之间的双边会议中,古巴提供了报告,显示这些飞机以前曾数次入侵古巴领空。在该次会议上,美国对这些事件表示关注,并承认这些飞行也对美国海岸警卫队执行的真正救援工作的安全构成威胁。

此后不久,在1994年11月10日,两架塞斯纳337飞机从关塔那摩海军基地飞越古巴领土最东部,空投颠覆性布告。

1995年4月4日,一架塞斯纳337入侵古巴领水,至哈瓦那以北,在沿岸40多公里离海岸5至10海里之间飞行。

1995年7月13日,“救援兄弟”飞机入侵古巴领水,至我国首都以北,进入禁区MU-P1,低空飞越该市,空投布告,行动鲁莽粗率。

每一宗侵犯行动古巴都向美国当局报告,美国当局也受到警告,表明古巴决定捍卫其主权和保护其领土完整。我国也提醒美国注意他们有责任防止和避免明显违反国际法和《芝加哥公约》的行为。不幸的是,美国对我国的抗议和警告充耳不闻,事实证明由于挑衅者得以逍遥法外因此越来越大胆,挑衅行动日益频繁和激烈。

关于2月24日挑衅造成的事故,各新闻媒体和官方声明都试图任意把侵犯古巴领土的行为当作合法的民航活动。但是,只要审查一下事实及其背景和情势,即明确地显示出这种声称毫无根据。

和“救援兄弟”一伙人进行的挑衅和采取的行动一事而言,显然从一开始,这些行动就与“芝加哥公约”第九十六条规定的“以航空器从事乘客、邮件或货物的公共运输的定期航班”毫不相干。

自该小组成立以来,其目的始终是采取各项行动破坏古巴共和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包括使用军事手段或破坏手段,执行颠覆行动。这些行动是长期以来来自北方的小型飞机对古巴开展武装行动的组成部分,古巴当局已对美国当局提出多次抗议,因为这些飞机均从美国机场起飞。

此外,这伙人的飞机在这些行动中连续违反了国际航空条例和美国本国的航空条例,这些行动会危及该地区正常的国际民航活动。美国当局本身事先已了解其中若干违反条例的行为,并就此通告了我国当局。譬如,美国政府在1995年10月18日第577号照会中通知古巴,该小组成员打算于10月21日接近古巴领空边界,以图从位于古巴领水之外的船上以短波向古巴播发电视和无线电信号,约持续半个小时。这份照会还指出,美国官员已向该船队的组织者说明国际法规定以及关于未经授权从在美国登记的船只或飞机播发信号的法律规定,并敦促他们不要播发非法信号。

早先,国务院在8月28日的照会中通知古巴政府,联邦航空局正在调查所谓“救援兄弟”小组的主要负责人何塞·巴苏阿尔托先生是否违反了《国际民用航空公约》第二章,同年10月5日驻哈瓦那利益科第553号照会指出,“联邦航空局指控‘救援兄弟’小组负责人何塞·巴苏阿尔托先生未遵守美国的条例在某一外国驾驶在美国登记的飞机,违反了航空条例第91.703条,并以疏忽的方式驾驶飞机,危及他人的生命和财产,违反了航空条例第91.13条”。这份照会还指出,“联邦航空局请古巴提供对巴苏阿尔托的这些控告可能相关的证据”。

1996年2月16日,国务院在一份照会中感谢古巴政府提供资料,此外,还通知古

巴,联邦航空局正在继续对何塞·巴苏阿尔托进行调查,他被控违反联邦航空条例第91.703条。

由此可见,美国当局完全了解美国领土上存在着这样一个小组,他们备有飞机,专门执行违背国际航空规定的活动,他们使用这些飞机显然是出于政治目的,蔑视古巴主权,也无视飞机登记国和其飞行员取得驾机执照的发证国本身的条例。

该小组除了武装行动之外,还于1996年1月9日和13日对古巴领土、包括共和国首都进行严重的挑衅,投放颠覆性宣传资料,鼓动采取违反古巴宪政秩序的行动。古巴政府向美国政府正式报告了这些挑衅行为,而且肇事者也洋洋得意地公开向佛罗里达的新闻媒体透露了这些行为。我国别无选择,只能指出美国当局令人费解的疏忽态度。美国当局竟然允许这些人员和飞机在一月份这两天中飞行,尽管他们已成为五个月之前所开始调查的对象,而且联邦航空局已根据这些调查提出法律程序。更加令人产生怀疑的是,美国当局曾向我国发送一份正式照会,重申已提出这些控告,并感谢古巴当局对美国当局给予合作,可是,此后仅仅一个星期,就出现这种疏忽的态度,使他们得以在2月24日重新侵入领空。

然而,2月24日上午,登记号码为N-2506、N-5485S和N-2456S的这几架塞斯纳337型飞机再次从奥帕洛卡起飞,侵入首都以北古巴领空,然后返回佛罗里达出发地点。同日下午,仍是这几架飞机再次从佛罗里达同一机场起飞,飞往哈瓦那市,侵入哈瓦那飞行情报区北部的危险地带,他们不顾空中交通管制中心向他们发出的警告,鲁莽地继续飞行,进一步侵入古巴领空。我国空军战斗机拦截了入侵的飞机,警告它们撤回。其中两架飞机不顾拦截机的警告,不可避免地引起了众所周知令人遗憾的后果。

在入侵的飞机中队长身上表明了我国的克制和节制的态度,他得以离开我国领空,安全地返回美国,因为他与其他飞行员不同,他撤离了古巴领空。

必须强调指出,我们在此处理的不仅是对古巴共和国的敌意和挑衅行为,尽管这是严重的非法行为,而且所谓的“救援兄弟”所开展的所有活动都违反了国际民用

航空的标准,因而会危及许多人和飞机,国际民用航空组织的基本责任就是保护民众和飞机。其明显的证据就是:他们打算从国际空域播发无线电和电视信号(美国当局本身已对此提出谴责);他们还改变飞行计划(这必须向来源国航空当局提出);将其无线电通讯设施用于原定用途以外的其他目的;并且未经批准恣意违章进入领空,以图在有着相当数量国际民用航空活动以及西半球若干最繁忙的国际规定航路经过的地区实现不符合提供国际航空服务的目的。此外,这些人还直接针对第三方采取了其他行动,美国对这些行动持极其宽容的态度:例如,2月28日《洛杉矶时报》的报道涉及1994年6月发生的一宗事件,当时,卡洛斯·埃内斯托·加德内尔先生驾驶的“救援兄弟”一架飞机切断了正在佛罗里达海峡航行的一艘民用船只的桅杆。据透露,美国当局在此案中采取的唯一措施是将加德内尔先生的执照吊销90天。

美国提及2月24日的事件时,似乎它处理的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脱离了必须加以分析的情势和背景。

或许美国不知道侵犯古巴主权的挑衅者是谁?美国当局有没有对他们以往的违法行为提出过控告?美国当局以往有没有对他们提出过警告?

另外,这一事件是发生在美国边界附近,还是发生在古巴首都附近?

三十多年来,古巴领空不断遭到美国飞机的侵犯。这些飞机利用的是美国机场,其飞行员的执照由美国当局签发。美国当局允许他们离开美国,在完成罪恶活动之后再返回美国。但反方向的侵犯活动却从未发生过:古巴从来没有成为对邻国领空进行非法行动的基地。

如果反过来,情况又会如何?美国在多长时间会允许一群罪犯践踏其领土完整?如果这些挑衅行为发生于美国首都上空,美国会容忍其发生几次?

美国还试图掩盖事件的性质,称挑衅者为“平民”。这是一个危险的骗人诡计,民航组织不应允许玩弄这种诡计。必须澄清的根本情况是所谓“救援兄弟”活动的实质,并采取紧急严厉措施终止其活动,因为这些活动除其他外是对国际民用航空的

“滥用”，因此“威胁”这一关键服务的“安全”。

不论根据《芝加哥公约》、国际法或美国法律原则或按照惯例，该团伙所进行的活动都不符合民用航空的概念。一架飞机，若其作用不限于并且不符合《芝加哥公约》明确规定的用途，即使没有被确定为国家的工具，也不具有民用飞机的地位。

美国国际法教授奥利佛·利斯特津在一篇经常被引述的关于最近惯例和国际法对待入侵飞机的方法的文章中指出，“如有理由认为入侵飞机的意图可能是敌对的或非法的，通常应先发出警告或命令降落，如入侵者不遵从，则可予以攻击”。他所述的非法意图的例子包括“协助颠覆活动、走私或蓄意侵犯领土主权”。

民航组织法律局前局长、著名加拿大学者迈克尔·奈尔德教授消除了概念上的任何混乱。他指出，“决定飞机性质的因素不是飞机的技术设计，不是其如何登记，飞机的所有权，也不是其机组人员，而是利用飞机执行的职能”。

我不想再引经据典。我只想说，可引用的话很多，其中一些是美国联邦法庭的判决。然而，我想提请注意与具体实际做法的某些联系。

我向安理会成员提交的这份文件载有今年1月5日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电视新闻一个节目的逐字记录，其中叙述了约100架小型飞机的情况。这些飞机当然被确定为“民用”飞机，但涉嫌参与贩运毒品。20多架飞机被击落，更多的飞机在地面被摧毁。从这个记录里可看到一些人如何认为美国不应攻击非武装的飞机，一些人如何担心无辜者死于非命。根据这份文件，今年美国为该方案拨出约1.2亿美元，以便击落和摧毁小型飞机。这个数字比国际民用航空组织预算总额的两倍还多。

美国是全世界最大的非法毒品消费国，目前正在其边界以外开展反毒品贩运的活动。我不想对这一严厉的方案的含义作出判断。我只是想指出美国态度自相矛盾之处，一方面安排对非国家所有的小型飞机采取最严厉的行动，事先既不通知也不警告，就进行攻击，另一方面却试图以“民用”航空为借口保护他们知道是参与同样非法的肮脏勾当的其他飞机。美国当局难道没有想到他们在国际政策上有时也应保持一致吗？他们有没有想到容忍在本国领土进行非法活动可能损害自己的利益？

奇怪的是,美国引用了提议补充列入《芝加哥公约》的第三条之二。我暂且不谈尚未得到所需支持、因而尚未生效的提案的法律地位。但我想就此案文发表一些看法。首先,案文专指“民用航空器”,而《公约》本身已清楚规定民用航空器的性质。此外,第三条之二并不“以任何方式”改变“《联合国宪章》规定的国家的权利和义务”。该案文还明确规定,每一架民用飞机都有义务遵守其所在飞行领空国的命令,飞机原籍国也有义务确保飞机遵守这样的命令并严厉惩罚犯法者。所拟议的第三条之二(d)款极为清楚地指出:“每一缔约国应采取适当措施禁止蓄意利用在该国登记或由以该国为主要业务地点或长期居住地点的人驾驶的任何民用航空器从事与本合同宗旨不相符的活动”。

3月1日,美国政府发出具体命令,据称是为了立即制止企图侵犯古巴领空的行为,同时在“救援兄弟”团伙宣布第二天将集合的佛罗里达海峡的一个海域部署海岸警备队部队和其他部队。那一次,没有人试图侵犯我国领空。也许美国当局为防止发生入侵事件作了努力。

总统声明和以此为基础作出的规定明显暗示,美国政府承认在此以前发生过侵犯事件。事实上,之所以现在需要动用总统的紧急权力,在海峡耀武扬威,只是因为过去长期以来一直没有履行其国际义务,并无法实施其国内规章。

但必须指出,甚至在最近的场合,在美国官员在场时,挑衅者再次无视国际规则,利用其广播设施转播宗教仪式,所用频道的唯一合法用途是为国际民用航空提供必要服务,因此可能任意非法损害国际民用航空。

古巴已请求安理会调查这些严重违反民航组织原则和标准的行为。我国是这些行为的受害者,这些行为导致了2月24日的事件。我们将依赖安理会采取适当措施,严厉彻查这些行为、其背景和这些行为发生的具体情况。为此目的,我国方面正式保证提供充分合作,并请安理会尽快派遣代表团到我国。同时,我们要求美国当局采取同样态度,允许民航组织在问题的发源地、侵略者的来源、策划和组织这些犯罪行为和国际标准遭到践踏的地方--美国进行认真而全面的调查。

自1959年以来,古巴共和国一直受到不断的侵略和挑衅,其中除其他手段外都利用了小型飞机。由于这种飞机,古巴公民被杀害或受重伤,他们的家园和社会设施被摧毁,甘蔗种植园被焚烧;武器和爆炸物以及严重损害人和农作物的生物物剂得以利用小型飞机运进古巴。我国人民深知这些小型飞机究竟是什么,它们是一场肮脏、残酷和旷日持久的战争中使用的致命武器。那个一直厚颜无耻地企图把这样的飞机说成是和平鸽的政府过去和现在都是这场战争的元凶。

今日恐怖分子自由往返的奥帕洛卡机场就是35年前我国在猪湾遭到军事入侵时飞机起飞轰炸古巴使用的机场。在那次事件中,当时的大使艾德莱·史蒂文森这位温和而有才智的人被其政府置于尴尬的境地,他的苦差是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把标识经胡乱涂改后出发的美国侵略飞机说成是古巴飞机。大家知道,谎言几天后就被戳穿了。

今天他们又企图混淆视听,把顽固不化、地地道道的分子装扮成和平的旅客。今天该团伙头目驾驶的飞机标号码与分过去所属、后来在吉隆滩大败的雇佣军使用的番号完全一样。

让他们所有的人,包括恐怖分子、其庇护者和帮凶都记信这一点。任何侵略都会遇到强大而团结的人民,他们有能力抵抗和打败侵略者。今天一如从前,雇佣兵总会遭到失败。

- - - - -